

古史古辞

古风古韵

万卷楼
中华古典名著

万卷楼中华古典名著



七侠五义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现在。

体味中华文化 传承华夏文明

[清]俞樾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楼出版公司




七侠五义

中华古典名著



【清】俞樾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俞樾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

七侠五义 / (清) 俞樾著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7

(万卷楼中华古典名著 / 王禹翰主编)

ISBN 978-7-5470-2762-2

I. ①七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98199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字数: 630千字

印张: 24.25

出版时间: 2014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策划: 王会鹏 韩师征

责任编辑: 杨春光

封面设计: 范 娇

版式设计: 魏春晖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ISBN 978-7-5470-2762-2

定 价: 20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

-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/ 〇〇一
-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/ 〇〇六
-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/ 〇一〇
-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/ 〇一五
-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/ 〇一九
-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/ 〇二四
-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/ 〇二八
-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/ 〇三一
-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/ 〇三四
-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花子勇士获贼人 / 〇三八
-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/ 〇四二
-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/ 〇四五
-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/ 〇四八
-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/ 〇五一
-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/ 〇五三
-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/ 〇五六
-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/ 〇五九
-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/ 〇六三
-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/ 〇六六
-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/ 〇六九
-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崇学士审虔婆 / 〇七二
-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/ 〇七五
-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/ 〇七八
-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/ 〇八一

-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阴差阳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/ 〇八四
-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/ 〇八七
-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/ 〇九〇
-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/ 〇九三
-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/ 〇九六
-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/ 〇九九
-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/ 一〇二
-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/ 一〇五
-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/ 一〇八
-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/ 一一一
-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/ 一一四
-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/ 一一七
-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僮侍主侠士挥金 / 一二〇
-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/ 一二三
-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/ 一二六
-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/ 一二九
-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/ 一三二
-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/ 一三四
-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/ 一三七
-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/ 一四一
-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/ 一四四
-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/ 一四七
-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/ 一四九
-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/ 一五三



目 录

七
五
义

-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/ 一五六
-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/ 一五八
-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/ 一六一
-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/ 一六五
-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/ 一六八
-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/ 一七二
-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/ 一七五
-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/ 一七八
-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/ 一八二
-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/ 一八六
-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/ 一八九
-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/ 一九二
-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/ 一九五
-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/ 一九八
-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/ 二〇一
-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/ 二〇四
-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/ 二〇七
-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/ 二一〇
-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/ 二一二
-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/ 二一六
-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鬟丧命 / 二一八
-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/ 二二一
-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/ 二二四
-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/ 二二七

-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/ 二三一
-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/ 二三四
-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/ 二三八
-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/ 二四一
-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装逢侠客 / 二四四
-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/ 二四七
-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 / 二五一
-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/ 二五四
-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/ 二五七
-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/ 二六〇
-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/ 二六三
-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/ 二六六
-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/ 二六九
-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/ 二七三
-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/ 二七五
-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/ 二七九
-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/ 二八二
-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/ 二八五
-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/ 二八八
-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/ 二九一
-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/ 二九四
-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/ 二九六
-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/ 三〇〇
-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/ 三〇三



目 录

七
修
五
义

-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/ 三〇六
-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/ 三〇九
-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/ 三一二
-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僮 / 三一五
-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/ 三一八
-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/ 三二一
-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/ 三二四
-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/ 三二七
-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/ 三三〇
-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/ 三三三
- 第一百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/ 三三六
-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/ 三三九
-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识认二千金 / 三四二
-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/ 三四五
-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/ 三四八
-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/ 三五—
- 第一百十三回 锤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/ 三五四
-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/ 三五七
-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结交姜铠 / 三六〇
-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/ 三六三
-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/ 三六六
-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/ 三六九
-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/ 三七二
-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/ 三七五

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

诗曰：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，众将立太祖为君，江山一统，相传至太宗，又至真宗，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真是风调雨顺，君正臣良。一日早朝，文武班齐，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^①不利。恭绘形图一张，谨呈御览。”承奉接过，陈于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罢，笑曰：“朕观此图，虽则是上天垂象，但朕并无储君，有何不利之处！卿且归班，朕自有道理。”早朝已毕，众臣皆散。

转向宫内，真宗闷闷不乐，暗自忖道：“自御妻薨^②后，正宫之位久虚，幸有李、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，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？”才要宣召二妃见驾，谁想二妃不宣而至，参见已毕，跪而奏曰：“今日乃中秋佳节，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，特请圣驾今夕赏月，作个不夜之欢。”天子大喜，即同二妃来到园中。但见秋色萧萧，花香馥馥，又搭着金风瑟瑟，不禁心旷神怡。真宗玩赏，进了宝殿，归了御座，李、刘二妃陪侍。宫娥献茶已毕。天子道：“今日文彦博具奏，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，主储君不利。朕虽乏嗣，且喜二妃俱各有孕，不知将来谁先谁后，是男是女。上天既然垂兆，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，镇压天狗冲犯；再朕有金丸一对，内藏九曲珠子一颗，系上皇所赐，无价之宝，朕幼时随身佩戴，如今每人各赐一枚，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，随身佩戴。”李、刘二妃听了，望上谢恩。天子即将金丸解下，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，立时刻字去了。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，安席进酒。登时鼓乐迭奏，彩戏俱陈，皇家富贵自不必说。到了晚间，皓月当空，照得满园如同白昼，君妃快乐，共赏冰轮，星斗齐辉，觥筹交错^③。天子饮至半酣，只见陈林手捧金丸，跪呈御前。天子接来细看，见金丸上面，一个刻着“玉宸宫李妃”，一个刻着“金华宫刘妃”，镌的甚是精巧。天子深喜，即赏了二妃。二妃跪领，钦遵佩戴后，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。天子并不推辞，一连饮了，不觉大醉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，立为正宫。”二妃又谢了恩。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，谁知生出无限风波。

你道为何？皆因刘妃心地不良，久怀嫉妒之心；今一闻此言，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。自那日归宫之后，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，要害李妃。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，乃刘妃承御的宫人。此女虽是刘妃心腹，他却为人正直，素怀忠义，见刘妃与郭槐计议，好生不乐。从此后各处留神，悄地窥探。

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，派了心腹亲随，找了个守喜婆尤氏；他就屁滚尿流，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，也做了添喜郎了。一日，郭槐与尤氏秘密商议，将刘妃要害李妃之

①储君：帝王的亲属中已经确定继承皇位等最高统治权的人。

②薨：君主时代称诸侯或大官死亡。

③觥筹交错：形容许多人相聚饮酒的热闹情形。

事细细告诉。奸婆听了，始而为难。郭槐道：“若能办成，你便有无穷富贵。”婆子闻听，不由得满心欢喜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对郭槐道：“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”郭槐闻听，说：“妙，妙。真能办成，将来刘妃生下太子，你真有不世之功。”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，并给了好些东西。婆子欢喜而去。郭槐进宫，将此事回明，刘妃欢喜无限，专等临期行事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的到了三月，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。李妃参驾。天子说：“免参。”当下闲谈，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，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，来日与八千岁祝寿。陈林奉旨去后，只见李妃双眉紧蹙^①，一时腹痛难禁。天子着惊，知是要分娩了，立刻起驾出宫，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。刘妃奉旨，先往玉宸宫去了。郭槐急忙告诉尤氏。尤氏早已备办停当，双手捧大盒，交付郭槐，一同齐至玉宸宫而来。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，将狸猫剥去皮毛，血淋淋，光油油，认不出是何妖物，好生难看。二人来至玉宸宫内，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，那知其中就里^②！

恰好李妃临蓐^③，刚然分娩，一时血晕，人事不知。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，趁着忙乱之际，将狸猫换出太子，仍用大盒将太子就用龙袱包好装上，抱出玉宸宫，竟奔金华宫而来。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，叫他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，丢在金水桥下。寇珠不敢不应，惟恐派了别人，此事更为不妥，只得提了藤篮，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，直奔销金亭上，忙将藤篮打开，抱出太子，且喜有龙袱包裹，安然无恙。抱在怀中，心中暗想：“圣上半世乏嗣，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，偏遇奸妃设计陷害，我若将太子谋死，天良何在？也罢！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，尽我一点忠心罢了。”刚然出得销金亭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即忙抽身，隔窗细看。见一个公公打扮得人，踏过引仙桥，手中抱着一个宫盒，穿一件紫罗袍绣立蟒，粉底乌靴，胸前悬一挂念珠，项左斜插一个拂尘儿，生的白面皮，精神好，双目把神光显。这寇承御一见，满心欢喜，暗暗的念佛说：“好了，得此人来，太子有了救了。”原来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素怀忠义首领陈林；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，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，迎面而来。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，细问情由。寇珠将始末根由，说了一回。陈林闻听，吃惊不小，又见有龙袱为证。二人商议，即将太子装入盒内，刚刚盛得下。偏偏太子啼哭，二人又暗暗的祷告。祝赞已毕，哭声顿止。二人暗暗念佛，保佑太子平安无事，就是造化。二人又望空叩首罢，寇宫人急忙回宫去了。

陈林手捧妆盒，一腔忠义，不顾死生，直往禁门而来。才转过桥，走至禁门，只见郭槐拦住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刘娘娘宣你，有话面问。”陈公公闻听，只得随往进宫，却见郭槐说：“待我先去启奏。”不多时，出来说：“娘娘宣你进去。”陈公公进宫，将妆盒放在一旁，朝上跪倒，口尊：“娘娘，奴婢陈林参见。不知娘娘有何懿旨？”刘妃一言不发，手托茶杯，慢慢吃茶，半晌方才问道：“陈林，你提这盒子往那里去？上有皇封，是何缘故？”陈林奏道：“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，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，故有皇封封定。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。”刘妃听了，瞧瞧妆盒，又看看陈林，复又说道：“里面可有夹带？从实说来！倘有虚伪，你吃罪不起。”陈林当此之际把生死付于度外，将心一横，不但怕，反倒从容答道：“并无夹带。娘娘若是不信，请去皇封，当面开看。”

①蹙：皱（眉头）。

②就里：内部情况。

③临蓐：指孕妇分娩前一段时间。

说着话，就要去揭皇封。刘妃一见，连忙拦住道：“既然皇封封定，谁敢私行开看！难道你不知规矩么？”陈林叩头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刘妃沉吟半晌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，便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去罢！”陈林起身，手提盒子，才待转身，忽听刘妃说：“转来。”陈林只得转身。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，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露，方缓缓的说道：“去罢。”陈林这才出宫，倒觉得心中乱跳。

出了禁门，直奔南清宫内，传：“旨意到。”八千岁接旨入内殿，将盒供奉上面，行礼已毕。因陈林是奉旨钦差，才要赐座，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，双膝跪倒，放声大哭。八千岁一见，吓得惊疑不止，便问道：“伴伴，这是何故？有话起来说。”陈林目视左右。贤王心内明白，便吩咐：“左右回避了。”陈林见没人，便将情由细述一遍。八千岁便问：“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？”陈林说：“现有龙袱包定。”贤王听罢，急忙将妆盒打开，抱出太子一看，果有龙袱；只见太子“哇”的一声，竟痛哭不止，仿佛诉苦的一般。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，并叫陈林随入里面，见了狄娘娘，又将原由说了一遍。大家商议，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，候朝廷诸事安顿后，再做道理。陈林告别，回朝复命。

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大怒，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，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。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，向谁申诉。幸喜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，为人忠诚，素与郭槐不睦，已料此事必有奸谋；今见李妃如此，好生不忍，向前百般安慰。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，不可怠慢。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，他的面貌酷肖^①李妃的玉容，而且素来做事豪侠，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；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，虽是师徒，情如父子。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，恨不能以身代之；每欲设计救出，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，也只得罢了。

且说刘妃此计已成，满心欢喜，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，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。到了十月满足，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大喜，即将刘妃立为正宫，颁行天下。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。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；尤氏就为掌院，寇珠为主宫承御。清闲无事，谁想乐极生悲。过了六年，刘后所生之子，竟至得病，一命呜呼。圣上大痛，自叹半世乏嗣，好不容易得了太子，偏又夭亡，焉有不心疼的呢！因为伤心过度，竟是连日未能视朝。

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。天子召见八千岁，奏对之下，赐座闲谈，问及：“世子共有几人？年纪若干？”八千岁一一奏对，说至三世子，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。天子闻听，龙颜大悦，立刻召见，进宫见驾。一见世子，不由得龙心大喜，更奇怪的，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；因此一乐，病就好了。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^②，封为东宫守缺太子。便传旨叫陈林带东宫往参见刘后，并往各宫看望。陈林领旨，引着太子，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，并启奏说：“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，封为东宫太子，命奴婢引来朝见。”太子行礼毕。刘后见太子生得酷肖天子模样，心内暗暗诧异。陈林又奏，还要到各宫看望。刘后说：“既如此，你就引去；快来见我，还有话说呢。”陈林答应着，遂把太子引往各宫去。

路过冷宫，陈林便向太子说：“这是冷宫，李娘娘因产生妖物，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。若说这位娘娘，是最贤德的。”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，心中就有几分不信。这太子乃

①酷肖：极其相像。

②承嗣：把兄弟等的儿子收做自己的儿子。

一代帝王，何等天聪，如何信这怪异之事，可也断断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，便要进去看视。恰好秦凤走出宫来。陈林素与秦凤最好，已将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，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。秦凤听了大喜，先参见了太子，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。不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太子进宫。”陈林一同引进，见了娘娘，他不由得泪流满面。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^①。陈林一见，心内着忙，急将太子引出，仍回正宫去了。

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，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，追问何故啼哭。太子又不敢隐瞒，便说：“适从冷宫经过，见李娘娘形容憔悴，心实不忍，奏明情由，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，使脱了沉埋，以慰孩儿凄惨之忱。”说着说着，便跪下去了。刘后闻听，心中一惊，假意连忙搀起，口中夸赞道：“好一个仁德的殿下！只管放心，我得便就说便了。”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。

太子去后，刘后心中那里丢得下此事，心中暗想：“适才太子进宫，猛然一见，就有些李妃形景；何至见了李妃之后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。事有可疑。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，并未勒死，不曾丢在金水桥下？”因又转想：“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，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，携带出去不成？若要明白此事，须拷问寇珠这贱人，便知分晓。”越想越觉可疑，即将寇珠唤来，剥去衣服，细细拷问，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。刘后更觉恼怒，便召陈林当面对证，也无异词。刘后心内发焦，说：“我何不以毒攻毒，叫陈林掌刑追问。他二人做的事，如今叫一人受苦，焉有不说得道理。”便命陈林掌刑，拷问寇珠。刘后虽是如此心毒，那知横了心的寇珠，视死如归。可怜他柔弱身躯，只打得体无完肤，也无一字招承。正在难分难解之时，见有圣旨来宣陈林。刘后惟恐耽延功夫，露了马脚，只得打发陈林去了。寇宫人见了陈林已去，大约刘后必不干休，与其零碎受苦，莫若寻个自尽，因此触槛^②而死。刘后吩咐将尸抬出。就有寇珠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。刘后因无故打死宫人，威逼自尽，不敢启奏，也不敢追究了。

刘后不得真情，其妒愈深，转恨李妃，不能忘怀，悄与郭槐商议，密访李妃嫌隙，必须置之死地方休。也是合当有事。且说李妃自见太子之后，每日伤感，多亏秦凤百般开解，暗将此事一一奏明。李妃听了如梦方醒，欢喜不尽；因此每夜烧香，祈保太子平安。被奸人访着，暗在天子前启奏，说李妃心下怨恨，每夜降香诅咒，心怀不善，情实难宥^③。天子大怒，即赐白绫七尺，立时赐死。

谁知早有人将信暗暗透与冷宫。秦凤一闻此言，胆裂魂飞，忙忙奏知李娘娘。李娘娘闻听，登时昏迷不醒。正在忙乱，只见余忠赶至面前，说道：“事不宜迟。快将娘娘衣服脱下，与奴婢穿了。奴婢情愿自身替死。”李妃苏醒过来，一闻此言，只哭得哽气倒噎，如何还说得出话来。余忠不容分说，自己摘下花帽，扯去网巾，将发散开，挽了一个辘儿，又将自己衣服脱下，放在一旁，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。秦凤见他如此忠烈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羡慕，只得横了心在旁催促更衣。李妃不得已，将衣脱下，与他换了，便哭说道：“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！”说罢，又昏过去了。秦凤不敢耽延，忙忙将李妃移至下房，装作余忠卧病在床。刚然收拾完了，只见圣旨已到，钦派孟彩娥验看。秦凤

①天性攸关：关系到人先天具有的品质或性情。攸，所。

②槛：门槛，门限。

③宥：宽恕，原谅。

连忙迎出，让至偏殿暂坐，俟娘娘归天后，请贵人验看就是了。孟彩嫔一来年轻不敢细看，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，如今遭此凶事，心中悲惨，如何想得到是别人替死呢。不多时，报道：“娘娘已经归天了，请贵人验看。”孟彩嫔闻听，早已泪流满面，那里还忍近前细看，便道：“我今回复圣旨去了。”此事若非余忠与娘娘面貌仿佛，如何遮掩得过去。于是按礼埋葬。

此事已毕，秦凤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。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，今闻余忠患病，又去了秦凤膀臂，正中心中机关，便不容他调养，立刻逐出，回籍为民。因此秦凤将假余忠抬出，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。后文再表。

从此秦凤踽踽^①凉凉，凄凄惨惨，时常思念徒儿死得可怜又可敬，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屈。这日晚间正在伤心，只见本宫四面火起。秦凤一见，已知是郭槐之计，一来要斩草除根，二来是公报私仇。“我纵然逃出性命，也难免失火之罪；莫若自焚，也省得与他做对。”于是秦凤自己烧死在冷宫之内。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。此后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，以为再无后患了。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，谁也不敢泄露。又奉旨钦派陈林督管东宫，总理一切，闲杂人等不准擅入。这陈林却是八千岁在天子面前保举的，从此太平无事了。

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，暂且搁起，后文自有交代。便说包公降生，自离娘胎，受了多少折磨，较比仁宗，坎坷更加百倍，正所谓“天将降大任”之说。

闲言少叙，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，住一包员外，名怀，家富田多，骡马成群，为人乐善好施，安分守己；因此人人皆称他为包善人，又曰包百万。包怀原是谨慎之人，既有百万之称，自恐担当不起。他又难以拦阻众人，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，一是自己谦和，二免财主名头。院君周氏。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。所生二子，长名包山，娶妻王氏，生了一子，尚未满月；次名包海，娶妻李氏，尚无儿女。他弟兄二人，虽是一母同胞，却大不相同。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，正直无私，恰恰娶了王氏，也是个好人。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，奸险阴毒，偏偏娶了李氏，也是心地不端。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，规范严肃；又喜大爷凡事宽和，诸般逊让兄弟，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；就是妯娌之间，王氏也是从容和蔼，在小婶前毫不较量，李氏虽是刁悍，他也难以施展。因此一家尚为和睦，每日大家欢欢喜喜。父子兄弟春种秋收，务农为业，虽非诗书门第，却是勤俭人家。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，忽然怀孕。员外并不乐意，终日忧愁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老来得子是快乐，包员外为何不乐？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，已有两个儿子，并皆娶媳生子，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；再者院君偌大年纪，今又产生，未免受伤；何况乳哺三年更觉勤劳，如何禁得起呢？因此每日忧烦，闷闷不乐，竟是时刻不能忘怀。这正是：

家遇吉祥反不乐，时逢喜事顿添愁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踽踽：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的样子。

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

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，这日独坐书斋，正踌躇此事，不觉双目困倦，伏几而卧。朦胧之际，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，瑞气氤氲^①，猛然红光一闪，面前落下个怪物来，头生双角，青面红发，巨口獠牙，左手拿一银锭，右手执一朱笔，跳舞着奔落前来。员外大叫一声，醒来却是一梦，心中尚觉乱跳。正自出神，忽见丫鬟掀帘而入，报道：“员外，大喜了！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，奴婢特来禀知。”员外闻听，抽了一口凉气，只吓得惊疑不止。怔了多时，咳了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家门不幸，生此妖邪。”急忙立起身来，一步一咳，来至后院看视。幸安人无恙，略问了几句话，连小孩也不瞧，回身仍往书房来了。这里服侍安人的，包裹小孩的，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，不必细表。

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。李氏道：“好好儿的‘二一添作五’的家当，如今弄成‘三一三十一’了。你到底想个主意呀。”包海答道：“我正为此事发愁。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，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，从空中掉将下来，把老当家的吓醒了，谁知就生此子。我细细想来，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。”李氏闻听，便揶揄^②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若是留在家内，他必做耗。自古书上说，妖精入门，家败人亡的多着呢。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，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，岂不省了担着心，就是家私也省了‘三一三十一’了。一举两得，你想好不好？”这妇人一套话，说得包海如梦初醒，连忙起身来到书房，一见员外，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，但不提起家私^③一事。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，一闻包海之言，恰合了念头，连声说好：“此事就交付于你，快快办去。将来你母亲若问时，就说落草^④不多时就死了。”包海领命，回身来至卧房，托言公子已死，急忙抱出，用茶叶篮子装好，携至锦屏山后，见一坑深草，便将篮子放下。刚要撂出小儿，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，原来是一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。包海一见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尿都吓出来了，连篮子带小孩一同抛弃，抽身跑将回来，气喘吁吁，不顾回禀员外，跑到自己房中，倒在炕上，连声说道：“吓杀我也！吓杀我也！”李氏忙问道：“你这等见神见鬼的，不是妖精作了耗了？”包海定了定神，答道：“利害！利害！”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：“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只是那茶叶篮子没有拿回来。”李氏笑道：“你真是‘整篮洒油，满地捡芝麻’，大处不算小处算咧！一个篮子能值几钱？一分家私省了，岂不乐吗？”包海笑嘻嘻道：“果然是‘表壮不如里壮’，这事多亏贤妻你巧咧。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叫虎吧嗒^⑤咧。”

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，不防窗外有耳。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，一一听去，急忙回至屋中，细想此事好生残忍，又着急，又心疼，不觉落下泪来。正自悲泣，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，见此光景，便问情由。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。包山道：“原来有这等事！不要紧，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，待我前去看看，再做道理。”说罢，立刻出房去了。王氏自丈夫去后，担惊害怕，惟恐猛虎伤人，又恐找不着三弟，心中好生委决不下。

① 氤氲：形容烟或气很盛。

② 揶揄：从旁鼓动人（做某事），怂恿。

③ 家私：家中的财产。

④ 落草：指婴儿出生。

⑤ 吧嗒：形容吃东西发出的声音，此处是吃的意思。

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，果见一片深草。四下找寻，只见茶叶篓子横躺在地，却无三弟。大爷着忙，连说不好，大约是被虎吃了。又往前走了数步，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上爬着个黑漆漆、亮油油、赤条条的小儿。大爷一见满心欢喜，急忙打开衣服，将小儿抱起，揣在怀内，转身竟奔家来，悄悄的归到自己屋内。王氏正在盼望之际，一见丈夫回来，将心放下。又见抱了三弟回来，喜不自胜，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，接过包公，以胸膛偎抱。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，天生的聪俊，将头乱拱，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。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，慢慢的喂哺。包山在旁，便与贤人商议：“如今虽将三弟救回，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，别人看见，岂不生疑？”贤人闻听道：“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，另寄别处，寻人抚养，妾身单单乳哺三弟，岂不两全呢。”包山闻听大喜，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，寄于他处厮养。可巧就有本村的乡民张得禄，因妻子刚生一子，未满月已经死了，正在乳旺之时，如今得了包山之子，好生欢喜。

且说由春而夏，自秋至冬，光阴迅速，转瞬过了六个年头，包公已到七岁，总以兄嫂呼为父母，起名就叫黑子。最奇怪的，是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，也未尝笑过，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，就是人家逗他，他也不理。因此人人皆嫌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，人皆没有爱他的。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，不请外客，自家家宴。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，行礼已毕，站立一旁。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，双膝跪倒，恭恭敬敬也磕了三个头。把个安人喜得眉开眼笑，将他抱在怀中，因说道：“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，正在昏迷之时，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，若是活着，也与他一般大了。”王氏闻听，见旁边无人，连忙跪倒，禀道：“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。此子便是婆婆所生。媳妇恐婆婆年迈，乳食不足，担不得哺乳操劳，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，不敢明言。今因婆婆问及，不敢不以实情禀告。”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吾儿多亏媳妇抚养，又免我劳心，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。但是一件，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？”王氏禀道：“现在别处厮养。”安人闻听，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。面貌虽然不同，身量却不甚分别。急将员外请至，大家言明此事。员外心中虽乐，然而想起从前情事，对不过安人，如今事已如此，也就无可奈何了。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，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。安人是年老惜子，百般珍爱，改名三黑，又有包山夫妻照应，各处留神，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，也是不能凑手^①。

转眼之间，又过了二年，包公到了九岁之时，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。这一日，包海在家，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，说：“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，不宜游荡。将来闲的好吃懒做的，如何使得。现今三黑已九岁了，也不小了，应该叫他跟着村庄牧童，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，一来学本事，二来也不吃闲饭。”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，便与安人说明，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。安人应允，便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。老周又嘱咐长保儿：“天天出去牧放牛羊，好好儿哄着三官人顽耍，倘有不到之处，我是现打不赊的。”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，或在村外，或在河边，或在锦屏山畔，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，再也不肯远去。

一日，驱逐牛羊来至锦屏山鹅头峰下，见一片青草，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。乡中牧童彼此顽耍，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，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，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，却是无精打采，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。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，只见阴云四合，雷闪交

^①凑手：方便，顺手。

加，知道必有大雨，急忙立起身来，跑至山窝古庙之中。才走至殿内，只听得“忽喇喇”霹雳一声，风雨骤至。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，忽觉背后有人一搂，将腰抱住。包公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女子，羞容满面，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。包公暗自想道：“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，遇此大雨，看他光景想来是怕雷。慢说此柔弱女子，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，也觉胆寒。”因此索性将衣服展开，遮护女子。外边雷声愈急，不离顶门，约有两三刻的功夫，雨声渐小，雷始止声。

不多时，云散天晴，日已夕晖，回头看时，不见了那女子。心中纳闷，走出庙来，找着长保，驱赶牛羊。刚才到村头，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，说道：“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。”包公一见，便说道：“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。”说着，拿起要吃，不觉手指一麻，将饼落在地下。才待要捡，从后来了一只癞犬，竟自衔饼去了。长保在旁，便说：“可惜一张油饼，却被他吃了。这是我家癞犬，等我去赶回来。”包公拦住道：“他既吃去，纵然拿回，也吃不得了。咱们且交代牛羊要紧。”说着来到老周屋内。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，只听他在院内嚷道：“不好了！怎么癞狗七孔流血了？”老周闻听，同包公出得院来；只见犬倒在地，七窍流血。老周看了诧异道：“此犬乃服毒而死得。不知他吃了什么了？”长保在旁插言：“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，失手落地，被咱们的癞狗吃了。”老周闻听，心下明白，请三官人来至屋内，暗暗的嘱咐：“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，务要留神，不可堕入术中。”包公闻听，不但不信，反倒嗔怪^①他离间叔嫂不和，赌气别了老周回家，好生气闷。

过了几天，只见秋香来请，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，包公只得随他来至二嫂屋内。李氏一见，满面笑容，说秋香昨日到后园，忽听枯井内有人说话，因在井口往下一看，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。恐怕安人见怪，若叫别人打捞，井口又小，下不去，又恐声张出来，没奈何，故此叫他急请三官人来。问包公道：“三叔，因你身量又小，下井将金簪摸出，以免嫂嫂受责。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么？”包公道：“这不打紧！待我下去，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。”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，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。包公将绳拴在腰间，手扶井口，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松。刚才系到多一半，只听上面说：“不好！揪不住了！”包公觉得绳子一松，身如败絮一般，“扑通”一声竟自落在井底。且喜是枯井无水，却未摔着，心中方才明白，暗暗思道：“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，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。只是如今既落井中，别人又不知道，我却如何出得去呢？”

正在闷闷之际，只见前面忽有光明一闪。包公不知何物，暗忖道：“莫非果有金簪放光么？”向前用手一扑，并未扑着，光明又往前去。包公诧异，又往前赶；越扑越远，再也扑他不着。心中焦躁，满面汗流，连说：“怪事，怪事！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？”不免尽力追去，看是何物。因此扑赶有一里之遥，忽然光儿不动。包公急忙向前扑住，看时却是古镜一面。翻转细看，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。只觉得冷气森森，透人心胆。正看之间，忽见前面明亮，忙将古镜揣起，爬将出来，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。心内自思道：“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。不要管他。幸喜脱出了枯井之内，且自回家便了。”走到家中，好生气闷。自己坐着，无处发泄这口闷气，走到王氏贤人屋内，噘着嘴发怔。贤人问道：“老三，你从何处而来？为着何事，这等没好气？莫不有人欺负你了？”包公说：“我告诉嫂嫂，并无别人欺我。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，赶着去见，

①嗔怪：对别人的言语或行动表示不满。

谁知他叫我摸簪。”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，一一说了一回。王氏闻听，心中好生不平，又是难受，又无可奈何；只得解劝安慰，嘱咐以后要处处留神。包公连连称是。说话间，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，便说是从暗中得来的，嫂嫂好好收藏，不可失落。

包公去后，贤人独坐房中，心里暗想：“叔叔婶婶所做之事，深谋密略，莫说三弟孩提之人难以揣度，就是我夫妻二人也难测其阴谋。将来倘若弄出事端，如何是好！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，却忘伦理。”正在嗟叹，只见大爷包山从外而入，贤人便将方才之话说了一遍。大爷闻听，连连摇首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必是三弟淘气，误掉入枯井之中，自己恐怕受责，故此捏造出这一片谎言，不可听他。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了，可也免许多口舌。”大爷口虽如此说，心中万分难受，暗自思道：“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，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，只好含糊罢了。此事若是明言，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，二来添妯娌疑忌。”沉吟半晌，不觉长叹一声，便向王氏说：“我看三弟器宇不凡，行事奇异，将来必不可限量。我与二弟已然耽搁，自幼不曾读书，如今何不延师教训三弟。倘上天怜念，得个一官半职，一来改换门庭，二来省受那赃官污吏的闷气。你道好也不好？”贤人闻听，点头连连称是。又道：“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辞方好。”大爷说：“无妨，我自的道理。”

次日，大爷料理家务已毕，来见员外，便道：“孩儿面见爹爹，有一事要禀。”员外问道：“何事？”大爷说：“只因三黑并无营生，与其叫他终日牧羊，在外游荡，也学不出好来，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？就是孩儿等自幼失学，虽然后来补学一二，遇见为难的账目，还有念不下去的，被人欺哄。如今请个先生，一来教三黑些书籍，二来有为难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，再者三黑学会了，也可以管些出入账目。”员外闻听可管些账目之说，便说：“使得，但是一件，不必请饱学先生，只要比咱们强些的就是了，教个三年两载，认得字就是了。”大爷闻听员外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即退出来，便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，是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。看官，这非是包山故违父命，只因见三弟一表非凡，终成大器，故此专要请一名儒教训，以为将来显亲扬名，光宗耀祖。

闲言少叙。且表众乡邻闻得“包百万”家要请先生，谁不献勤，这个也来说，那个也来荐。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，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，此人品行端正，学问渊深，兼有一个古怪脾气，教徒弟有三不教：笨了不教；到馆^①中只要书僮一个，不许闲人出入；十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，不许东家辞先生。有此三不教，束脩不拘多少，故此无人敢请。一日，包山访听明白，急亲身往谒^②，见面叙礼。包山一见，真是好一位老先生，满面道德，品格端方，即将延请之事说明，并说：“老夫子三样规矩，其二其三，小子俱是敢应的，只是恐三弟笨些，望先生善导为幸。”当下言明，即择日上馆。是日备席延请，递贽敬束脩^③，一切礼仪自不必说。即领了包公，来至书房，拜了圣人^④，拜了老师。师徒一见，彼此对看，爱慕非常。并派有伴童包兴，与包公同岁，一来伺候书房茶水，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。这正是：

英才得遇春风入，俊杰来从喜气生。

①馆：旧时指塾师教书的地方。

②往谒：前去拜见。

③束脩：旧时指送给老师的报酬。脩，原义为干肉。

④圣人：此处专指孔子。